

經典與新生

張惟智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

還記得國中時，老師在黑板上書寫，將國文課本裡的文言翻成白話，那時「經典」像是一段紀錄，記載過去曾發生的故事；我記得孔子說「學而時習之」、「三人行必我師」，孟子說「生於憂患死於安樂」。那時以為「經典」帶著它固有的意義，跨越數千年而來，讓人窺見在時間長河中被保存下來的珍貴思想；那時也總以為「經典」之所以是經典，便在於其珍貴價值，它告訴我們，人應該如何過活，應該成為怎樣的人。

讀大學時，接觸了更多思想，開始對經典價值產生質疑，那時「經典」多了註解，試著向人闡明它箇中的深層含義，不論是透過實際經驗訓誡，或是理性邏輯分析，它告訴我們那些「應該」是如何經過一代代人反覆的淬煉與辯證。於是我們意識到，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，是因為它能替我們解惑人生，並且具有權威性的優位價值。

念了研究所後，我又學習到，原來經典的內容與價值並非固定不變。那時有許多新奇的觀點，重構了我對經典閱讀這件事的理解。因此面對這次主題，起初我以為自己能迅速、順暢又精準地描繪它，但未料每敲下一個文字，卻彷彿在胸腔與咽喉裡，塞進令人窒息的方塊，無法呼

吸。我在曠日中游移，思索良久，遲遲未能決定文章主軸。「經典」與其涵義，曾是我學術思考的起點，於我而言本應熟悉，但此刻卻像虛無的深淵吞沒著我，一時之間感觸良多，覺得陌生而遙遠。我也未曾想過，這一場關於「經典」的書寫構思，會令我如此糾結。

關於經典的詮釋與閱讀，不論在學術上，或是在生命歷程中，我確實有很多感受與想法，但該揭露至何種程度，該如避免爭議？又該如何用日常語言來描繪那些過於艱澀又無趣的思辨細節？我感受到自身能力的困境，「經典如何誕生新的意義」，沒想到這主題對我來說，反而是如此巨大的挑戰。

經典與新生——經典如何在時間的流轉中延展新的生命？

我記得在2023年第四期「異地繁花」的主題中，也曾分享過哲學詮釋學的觀點，當時聚焦在文本翻譯是否正確的問題上，解釋了翻譯作為一種詮釋活動，本質上不存在對錯問題。那時透過高達美的一些基本觀點，說明我們的「理解」，受限於自身生活的文化脈絡、世界觀和語言，因此「詮釋」無法擺脫、揚棄這些限制與基礎，也沒有一種能宣稱在任何情況中、在過去現

在未來裡都適用的正確詮釋。

那時還說到，翻譯和閱讀經典一樣，如果預設文本有一個絕對正確的翻譯或詮釋，大抵皆是要讀者將文本還原到它誕生時的語脈與意義中，換言之，即是預設文本有一個當初被寫下時的原始意義，那麼，這種觀點便會要求讀者，必須把文本放回到它被創作時的時代，排除不是那個時代應有的想法與觀點，甚至可能還必須找到作者創作時的意圖，才能掌握該它的原始意義。

但，這其實是不可能的，因為我們無法擺脫自身的處境與生活世界，也無法把自身從歷史中抽離出來，就像身處現代的我們，生長在現代思維裡，無法拋棄構成我們思想的現代思維，即使穿越時光回到過去，也不會成為古人，而只能是成為身在古代的現代人。一個身在古代的現代人，是永遠也無法「只用」古代人的思維思考、只用古代人的眼光看待世界。因此，排除現代眼光，去掌握經典的古代原始意義，猶如閉眼觀看世界，只有一片黑暗。

於是，在哲學詮釋學看來，作者與作品並非從屬關係，一但完成作品，文本便脫離作者，具有獨立地位。在閱讀作品時，作者也只是一般讀者，作者的創作意圖不該是解讀文本時的唯一標準。另一方面，在翻譯的經驗中，不同語言間實際上不存在完全等同的詞彙，因為即使表達同一件事，指涉同一樣東西，不同語言間背後運作的邏輯、看待的眼光勢必有所差異，這些差異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觀。而這種現象，在同一種語言經過漫長的時間演化後也會產生。例如現代的

「乖」是乖巧，在古代卻指偏執，甚至不同時代對乖巧與偏執的描繪可能也不同。語言與文字並非一成不變，它的含義、指涉都會隨著時間產生變化，因此文字本身就有不同解讀的模糊空間，同時這也構成了文本活生生的意義世界。

這也就是說，閱讀經典，實際上是與文本互動，我們在經典的字裡行間行走，所見風景取決於我們的眼光，那些風景每次都略有差異，有時是晴天，有時是雨天，有四季變換，光影也有不同表情，我們會看見不同但相似的風景，我們無需、也不應在那些風景裡尋找是否有造物主留下的足跡，我們看見的一切感受，都發生在閱讀的當下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每一次閱讀經典，都是對經典意義的重新建構或揭露，每一次重新閱讀經典，都是經典意義的新生。

在意義的發生學上，每次閱讀，每一次理解，都是意義的新生，只有當我們用絕對性的眼光，像看待科學實驗那樣定義一本經典的正確意義，經典才會受到束縛，失去鮮活的生命力。

歷史並非固定不變——過去與現在，同時與共時

初次學習哲學詮釋學是念碩班時，這麼多年過去，許多細節已變得斑駁，為了確定記憶無誤，我重新再次翻閱起《真理與方法》，沒曾想如今竟有了許多新的體會與想法。

記得曾問教授，在海德格的想法中，時間是意義誕生的場域，但作為海德格學生的高達美，卻更重視歷史，究竟歷史與時間有什麼不同？當

時教授思索片刻，只回了句多了文化向度。我可以猜想歷史與文化是作為理解的前理解結構，但除了是構成我們理解活動的基礎之外，它與時間究竟有什麼關係？當年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，自身也苦思未果，終究還是將這份疑惑放下。

這次再提筆書寫哲學詮釋學，我注意到高達美提出「同時性」與「共時性」的差別，以前我並未意識到這有什麼獨特之處，但如今卻讓我眼前一亮。

「同時」是一般所謂的同個時間點，而「共時」是一種參與的行動，這種參與，可以是投身在文本裡，也可以是讓文本進入我自身中，或者說，可以理解為一種「感通」的狀態。這種共時性的特殊之處在於，像是參與節慶，例如年節，每年一次，它重複到來，我們常說，今年過年與往年沒有不同，年節既是同樣的年節，但細品卻又每年有所不同。我們在每一次當下的年節裡，都能看見過去的年節風貌，甚至遙想明年年節光景。也就是說，這種「共時性」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在此共在。

這種「共時性」在閱讀經典時也是如此，每當我們閱讀經典，便會看見自身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的意義，也會看見文本的過去現在與未來。在這個意義上，過去才能從過去流傳到現在，從現在流向未來。因此高達美認為，過去與現在並非是斷裂的，所以我們不應把經典從共時性的時間流中抽離，當作是一個與現在無關、孤立又斷裂的對象，換言之，一般而言，過去之所以是過去，正因為它已過去，不再存在於當下的此時此

刻，我們不應把文本的過去，視為是已經消散了的那種「同時性」的過去，並且試圖還原那種過去。

這也就是說，雖然每次閱讀經典，都是意義的新生，但同時也包含了過去的意義，並且朝向未來。

事實上，高達美這些觀點，在我們生活的語境中並不容易理解，也許我們可以試著借用記憶的概念來類比。當我們回憶某一件事時，那件事已經消逝，但在回憶中它重新到來，與我共在。每一次我回憶某事時，記憶中的圖像或許會有所差異，但對我而言，都仍是同件事。根據大腦科學家研究，記憶並非像是錄影帶回放，而是如拼圖那般，是一種資訊再拼湊的生成過程。也就是說，記憶不是某種一但確定以後就固定下來永遠不變的那種東西。

在「共時性」中所包含的過去也同樣如此，這種過去是不斷生成而變動著。由這種過去所堆疊的歷史同樣亦然，於是，在高達美看來，我們理解歷史時，會受到自身處境的影響，但同時，我們對自身處境的理解，也會反過來影響歷史。因此，我們的理解總是處於一種循環的狀態。在這種循環中，所有的理解都是互相影響而變動著，沒有一種東西的意義是固定的、永恆不變的。

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「經典」不是「古老的文本」，而是「能在時間中持續發生意義的事件」。它具有穿越時代的「持續可讀性」與「可再生的意義能量」。每次閱讀都是一次再生，一

次事件；經典自身並不固定於某一個解釋，而是被閱讀的當下重新生成。因此，經典不是物，而是現象；不是內容，而是不斷被激活的意義場域。

如果經典是能持續發生意義的事件或場域，那麼那麼詮釋或閱讀經典，就不能被完全解讀，其意義也無法被窮盡，因為文字的意義會變，歷史的意義會變，讀者的視域也會變。換言之，雖然構成文本的字數有限，但在有限的文字裡，卻能生出無限的意義。（不過有些學者不認同這種有限中的無限，反而認為正是因為文字構成了文本，文本的語言、結構、敘事方式等都會建立一個特定的、有限度的、有範圍的結構，相對於人的行動能開展出的意義來說，文本的意義終究是有限的。）

時間是意義的建構物，只在理解與詮釋中存在？

這些年，隨著我對時間有了更多的理解，這次重讀《真理與方法》才重新意識到，也許時間也是歷史性的。

在海德格後的現象學中，時間往往不是指被人為制定的時鐘時間，能夠被分針秒針切割，而是一種「發生」的狀態、現象或結構。在當代某些物理學理論中，時間並不存在，時間不是物理世界中必不可少的物理量，換言之，時間既不是連續的流，我們所謂的「現在、當下或此刻」其實也並不存在。如果時間只是人內在地認識世界的一種特有方式，那麼又該如何理解這種時間感

呢？

我認為，人的時間感，或許就是高達美所謂的「共時性」的時間，也就是說，當我們在進行理解、詮釋、閱讀時，才意識到歷史在此存在；就如照鏡子時，突然發現自己樣貌改變了，與記憶中的自己不同，才意識到時間那般；或者可以如此描述，時間是一種人的認識活動（即理解、詮釋、閱讀），是我們認識世界之後才有時間，而非時間世界構成我們的認識活動。在這個意義上，也許時間就是文化性的、歷史性的、記憶性的。

但同時我也明白，這種理解未必符合過去學術界中對《真理與方法》的解讀，不過由此我也親身經歷地展示了，文本如何誕生新的意義、新解讀的可能性。正是由於我意識到多年前的那個我，與如今的我對世界的理解有所不同，當我帶著這份新的眼光回到《真理與方法》中時，這份新眼光，讓我對「共時性」有了些創造性的解讀。至於這份創造性的解讀，合不合理，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。

這次書寫，讓我重新意識到，很多時候，我們拿起經典閱讀，是因為生命中有了困惑，於是我們在經典中尋求解答，經典會為我們指引方向，會陪伴我們，一次又一次地陪我們說話，回應我們的發問，但我始終認為，經典無法告訴我們答案，它只能陪我們把問題問得更深、更透徹，讓我們回到自身之中，思考為何發問，而所有新的意義，都從這樣的生命位置開始。